

X 527

9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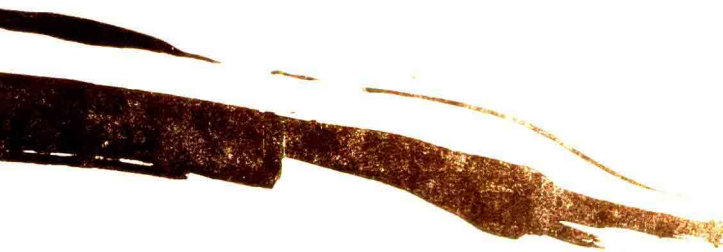
异国奇遇记

[俄] 柯罗连科 著
谢德琳 吕洽道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异国奇遇记

[俄] 柯罗连科 著
谢德琳 吕玲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БЕЗ ЯЗЫКА

据 «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ЛИТ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本译出

异国奇遇记

【俄】符·迦·柯罗连科

谢德琳 吕洽道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长江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3 插页 123,000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00

统一书号: 10107·414

定价: 0.89元

译 者 的 话

符拉基米尔·迪拉克切昂诺维奇·柯罗连科（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是俄国十九世纪末卓越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自传体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以及一些著名的短篇小说，早已介绍给我国读者。《异国奇遇记》（有的译为《语言不通》或《哑口无言》）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

柯罗连科于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生于乌克兰沃伦省的日托米尔城。他的父亲是一位正直廉洁的法官。他的童年是在俄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度过的，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对少年的柯罗连科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学时期他深受俄国民主主义文学的影响。一八七一年他进入彼得堡工艺专科学校，不久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只得从事绘图、校对等工作。一八七四年入莫斯科彼得农林学院，在这里，他开始参加革命的学生活动，接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主张“到民间去”发动农民参加反对沙皇的斗争。一八七六年他因代表学生向法院递交抗议书被开除学籍，判处流放后，被遣往喀琅施塔得。

一八七七年他再度来彼得堡，入矿业学院，这时他被视为政治嫌疑分子，经常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一八七九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探求者的生活插曲》。这年夏天到一八八〇年期间他曾两度被流放。在流放途中创作了一篇描写一位农民反抗者的短篇小说《雅希卡》，在狱中还写了短篇小说《奇女子》，塑造了一个女革命者的形象。一八

八一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他因拒绝向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宣誓效忠，被遣往西伯利亚雅库特州的阿姆加村，在这里度过了五年艰苦异常的流放生活，除从事农作外，还靠皮匠手艺度日。

漫长的流放生活使柯罗连科接触了俄国的普通农民和社会底层的流浪汉、苦役犯、流刑犯等，使他了解了俄国社会，开拓了视野，这些便成了他创作的基础和源泉。一八八三年，他写出了成名作《马卡尔的梦》。一八八五年流放期满，他迁往下诺夫哥罗德。在这里他居住了十一年，这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在坏伙伴中》（1885）、《盲音乐家》（1886）和《异国奇遇记》（1895）等著名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和特写集于一八八六年问世，受到了热烈的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他是“一个大天才，一个屠格涅夫一类的天才”。契诃夫认为他的短篇小说《库页岛上的人》是“近年来最优秀的作品”。柯罗连科于一九〇〇年当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一九〇二年他因抗议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资格，和契诃夫一起声明放弃自己的这个称号。

自一九〇五年起，他开始写作四卷本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直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四卷尚未完稿，他便溘然长逝，在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特地纪念这位“逝世的战士”和“真理的保卫者”。

柯罗连科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他虽然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但他始终坚决地反对沙皇俄国的专制政体，反对私有制度和民族压迫。他继承了俄国民主主义文

学的传统，创作了以反映社会政治为主题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热忱和对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反映了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对苏维埃作家有着积极的影响。高尔基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老师，列宁称他为进步作家。

《异国奇遇记》在柯罗连科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作品是他于一八九三年夏赴美国芝加哥参加国际博览会回国后写的。最初在一八九五年的《俄国财富》杂志连载发表，以后经过较大修改，于一九〇二年以单行本出版，篇幅几乎扩大了一倍，增添了新的人物和内容。作者以抒情而诙谐的笔触描绘了沙皇时期一个乌克兰青年农民为了在美国寻求“自由”和“幸福”所经历的一段离奇、不幸的遭遇。这部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古老的乌克兰农村生活；深刻地刻画了几个乌克兰青年农民的形象；对当时美国社会失业者众多的状况、选举中的舞弊、新闻报导中的虚构、捏造、警察特务的横行无忌以及对异族的歧视等等，通过艺术手法，进行了生动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贯穿在《异国奇遇记》中的爱国主义思想非常鲜明。小说的主人公马特维·萝藤斯基是一个保守、落后，甚至有点愚昧的青年，但他善良、正直、勤劳质朴，对祖国、对生活、在社会底层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同胞有着强烈诚挚的爱，他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当他发现他的好友德玛一到美国就盲目地、一味地模仿外国人，甚至受人拉拢利用时，他感到异常痛心，严加指责。而他，无论是在飘洋过海，或是来到繁华的闹市；无论是在遭受凌辱、奚落、濒临绝境，还是在他“找到了”所追求的“乐土”以后，他都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祖国。柯罗连科在美国时曾在一

封信中写道：“只有在这里我才充分地感觉到和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的人民虽然是愚昧的和不自由的，但本质上终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并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斯拉夫主义。我们还没有得到自由，我们一定能得到它的。”作者笔下的主人公马特维正是他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还塑造了另一种类型的人物，那就是马特维的同乡尼洛夫，他是一个有教养、有才能的“探求者”，他曾两度来到美国，曾多次放弃飞黄腾达的机会，一直干着一个普通工人的活路。他和马特维性格各异，然而，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却是一致的。他曾说：“在祖国，我想要这里的东_西……自己的自由……不是别人的……而在这里……我要祖国……”小说结尾时，作者无限深情地写道：“两只海鸥从船桅上飞去……飞到欧洲去了，把对古老祖国的怀念从新大陆带回去了……”这是爱国主义的归结。

这部作品发表已整整九十周年了。然而，它通过优美、抒情的笔调和精湛的艺术构思，仍然给我们以美的享受，书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敏锐的洞察，直到今天仍然使我们受到教益和启迪。

一九八五年四月

—

在我的故乡沃伦省，在冈峦起伏的喀尔巴阡山支脉逐渐变为遍布沼泽的波列西耶平原的地方，有一座小城，我就把它叫做赫列布诺^①吧。它的西北面依傍着一块不大的高地，它的东南面伸展开一片辽阔的平原，整个平原上的庄稼地一直绵延到地平线上，变成了一条条青绿色的原始森林带。特别是在夕阳的辉映下，一大片一大片的湖水闪闪发亮；在这些湖泊之间，蜿蜒着一条条狭小的、一到夏天就干涸的小河。

这地方宁静、沉寂，甚至略带几分睡意。小城与其说象城市，不如说更象村庄。可是，它那往昔的日子纵然不算那么红火，但至少也决不是这样昏昏欲睡。如今山冈上仍保留着土战壕的遗迹，野草在上面随风摆动。每当大伙的畜群在填平了一半的壕沟荫影里安静地放牧的时候，牧人就用他那粗犷的笛声尽情地倾吐着野草的窃窃私语……

离这个小城不远，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岸上，早就有了一个不大的镇子，现在可能还依然如故。这条小河因两岸长满萝藤^②而得名，叫萝藤河，镇子沿用河名就叫萝藤镇；又由于这个镇子，这里的居民人人都姓萝藤斯基。为了使他们彼此有所区别，于是萝藤斯基家族便在他们共同的姓氏后面加上一个浑号，就成了萝藤斯基鸟呀兽呀什么的。比如：这

① 意即粮食。

个叫罗藤斯基一油灌子，那个叫罗藤斯基一车轮子，甚至还有叫罗藤斯基一皮鞋筒的……

很难说什么时候在小城近旁就有了这个小镇。这事还得追溯到很久以前那个动乱的年代。那时候，在土城墙上经常可以看到大炮，而炮手却总是不断更换；时而站在城墙上拿着引火线的，是穿着花衣服的波兰人，而包围着城市的哥萨克和“戈洛塔”^①在四周扬起了尘土……有时，相反，在城墙上放起排炮来的是哥萨克，而波兰军队却向战壕奔去。据说，罗藤斯基家族有个时候似乎曾经是“在册的”^②哥萨克，受到过波兰国王的各种优待，甚至还有过这样的传说，似乎在某个时候，由于某种原故，他们曾被封为贵族。

然而，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在六十年代，死去了一位百岁老人罗藤斯基一烤饼。他在晚年已经不和任何人交谈，只是大声祷告，或者读那本斯拉夫文的旧《圣经》。但是人们都还记得，他怎样讲述那已往的岁月，讲扎波罗热^③，讲海达马克^④，也讲他自己怎样到德聂伯河去，然后和弟兄们一起去攻打赫列布诺和克列宛^⑤。他讲到过海达马克弟兄们被围困

① 戈洛塔是十七世纪中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反对波兰起义军的领袖，这里泛指他领导的起义者们。

② 在册的哥萨克，即波兰雇佣哥萨克军。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波兰政府把一部分哥萨克列入特置的表册，供给军饷，派驻各城市，力图用他们保卫波兰边境及从事战争，他们是乌克兰哥萨克中小部分较富有的分子。

③ 扎波罗热，即德聂伯河下游石滩近旁的地方。十六至十八世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农民，不堪波兰地主的压迫，逃到这里，在霍尔提察岛上组织了一个设防的营地，他们被称为扎波罗热哥萨克（意即石滩近旁的哥萨克），为反对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波兰和乌克兰地主，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④ 海达马克，十八世纪在乌克兰反对波兰统治者的哥萨克和农民起义者。

⑤ 克列宛，乌克兰的市镇。

在一间中弹起火的小房子里，在他们的眼睛还没有被烧坏，他们的火药筒还没有着火爆炸以前，他们是怎样一直从窗口不停地射击。每当这时候，老头子那一双日益昏花的眼睛里，就闪烁着几丝野性的光芒，他说：“嘿，嘿！以前我们也有过扬眉吐气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多么自由！……”而萝藤镇人——他们已经是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了，听着这些奇异的故事，划着十字，说：“天哪，让它永不复返吧！”

他们自己早已把一切优遇都耕种到土地里去了。他们住在小城附近，过着既不象农民，也不象小市民的生活。他们说的象小俄罗斯语^①，其实是一种夹杂着波兰语和俄语单词的特殊的沃伦方言。有一个时期他们信奉的是希腊合并教^②，可是到后来，几经混乱之后，被算作是希腊正教，旧的教堂关闭了，并逐渐塌毁了……他们都耕种土地，经常穿着白色和灰色的长外衣，宽腿裤，束着蓝色或红色的腰带，戴着羊皮帽。虽然，他们的日子比起他们的乡邻们来，可能要穷一些，但在萝藤镇人的小木屋的茅檐下，却一直有人依稀记得往日的美好光景。萝藤镇人穿得比农民干净些，几乎所有的人都能用教会语言读书写字，从而邻近的人说他们过于自负。的确，这一点对那些毫不相干的人来说，是很难察觉的。因为萝藤镇人碰到老爷或者长官的时候，同样也急忙让路，同样也深深地鞠躬，并且有时候还同样温顺地吻老爷的手，但是毕竟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③，那些阅历丰富的人会看出什么不同的地方来。人们谈起萝藤镇人，都说他们似

① 小俄罗斯人是革命前沙文主义者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② 十六世纪末由波兰某些地方的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而成。

③ 加着重号的地方，原文为斜体字。着重号系译者所加，以下相同。

乎在怀念什么，幻想什么，埋怨什么，确实是这样，对见面时的那些日常问候语：“您过得好吗？”或者：“您一切顺利吧？”萝藤镇人并不象一般人那样回答一声：“很好，”他们只是挥挥手，说：“哦，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或者：“生活吗，象路旁的豌豆——任人踩（踩）！”有时一些胆大一点的人还讲些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听的事。此外，他们还有一个邻近的地主为了封建地租发生过长期争执不休的诉讼。起初萝藤镇人输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地主的继承人让了步……据说，从此以后，萝藤镇人变得“更加自负”了，虽然他们并不太心满意足。

这样，萝藤镇人比任何别的地方的人都更殷勤地接待外来的客人，因为外来客人总可以叙述一些广阔天地里的事情。

二

有个叫奥西普·萝藤斯基的人，就是这样在故乡萝藤镇过日子的。说实话，日子过得实在不怎么好，土地少，地租重，家境愈来愈贫穷。他已经娶了老婆，但还没有孩子。他常想，到有了孩子的时候，也准是这样穷，说不定还更糟。“趁人还年轻，”他常说，“还没有娃娃们在屁股后头哇哇叫的时候，就该出去闯一闯，碰碰运气。”

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告别了亲人和邻居，象俗话说的那样，抬起双脚，出外去碰运气，到异乡去做工，在极端贫困中挣扎，吃别人炉子里的苦面包。有不少象他那样不安分的人离开了萝藤镇，有独自一人走的，也有双双对

对走的，有一次甚至是一大帮人打算跟着一个狡猾的德国奸细在夜里偷越国境。不过所有这种事的结局是：要么落空，要么更糟。有的人被剥光身子，饿着肚子返了回来，有的人被德国人用绳子拴着撵回国境线，而有的人则堕入了渺茫的世界，象一根小针掉进了谷草堆里一样，不见踪迹。

奥西普·萝藤斯基似乎还是第一个没有失去音信而有了下落的人。显然，他人还聪明，不是那种没有出息的坏子，而是还能够把别人带上大路来的人。不管怎样，过了一年，可能还更久些，萝藤镇收到了一封贴着大红邮票的信，这种邮票在这个地方以前还从来未见过。人们对这封信感到非常惊奇，乡里的文书，教师，牧师，还有不少更有身份的人物，都出于好奇心，来读这封信。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还是把萝藤斯卡娅喊了来，把信封已弄得破烂不堪的那封信交给了她。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她的名字：约瑟夫·萝藤斯基——车辕杆的妻子卡捷琳娜·萝藤斯卡娅，住萝藤镇。

信是她的丈夫从美国明尼苏达州寄来的，可究竟是在哪个县，哪个村，现在还很难说，因为……不过，这将来会清楚的。

来信说，感谢上帝，萝藤斯基还活着，很健康，在一家“农场”工作，如果上帝还一如既往地保佑他，那么他有指望自己很快就会成为农场主。其实，他在那里就是当一个工人，也比萝藤镇有家当的人还强些。那里自由得很。土地相当多，母牛一次可以挤一桶奶，而马呢，简直长得跟健牛一样。聪明能干的人，在那里是受尊敬和被器重的，就连他奥西普·萝藤斯基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曾有人来问他希望选谁当

全国的总统。于是他萝藤斯基也投出了自己的一票，并不比别人差，老实说，尽管事情做得不符合他们场主那些人的心意，但他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毕竟他们征求了他的意见。总之，萝藤斯基认为，自由和其他一切都很好。只是妻子不在身边，他觉得很寂寞，因此他拼命干活，攒下一些钱，就先买了一张票，随这封信寄给了她。票是个啥东西，就是这么一张蓝颜色的小纸片，这张小纸片可得象保护眼睛一样地保护好。那上面画着一列火车和一艘轮船。这就是说，萝藤斯卡娅只要想办法到达德国的汉堡，然后凭这张票去美国，坐火车，坐轮船就都不用花钱了。而路上其他的花费就叫她卖掉房子、母牛和其余的家产。

当萝藤斯卡娅读信的时候，人们望着她，彼此议论说，就这么空空的一张小纸片，能耐可真大啊，它能把你带到天边，一路上谁也不会要你付钱。自然，大家也都明白，这么一张小纸片，一定花费了奥西普·萝藤斯基不少钱。当然，这就是说，萝藤斯基没有白白地跑这么远，在外头还是能够交好运的……

每个人都暗自思付：要是我也……就好了。乡里文书（也是个道道地地的萝藤镇人），他就没有把信和票马上交给萝藤斯卡娅，而是扣压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一直在想：这个婆娘笨头笨脑的，要是有个聪明点的人拿上这张票就好了，那就能够去美国，在那里寻找自己的幸福……可是，票上面，虽然不是用俄语写的，但写的英语Mississ Kathrina Ioseph Losinsky-Oglobla^①却十分清楚。这里约瑟夫·萝

① 是卡捷琳娜·约瑟夫·萝藤斯基一车辕杆夫人的英译名。

藤斯基一车辕杆——当然没有什么，然而，卡捷琳娜——这可就很清楚了，是女人，还有mississ这个词，大概也指的是娘们。总之，甚至在最后一分钟，当这位文书把那张珍藏起来的票从桌子里取出来的时候，他不知为什么还一直叹着气，闷闷不乐地也斜着眼，不过末了还是交了出去。萝藤斯卡娅拿了信，坐在长凳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当然，收到信她很欢喜，但是，要知道，人们高兴了也会哭的。何况她还离乡背井，撇下亲人和邻居。其次，还必须说明的是，萝藤斯卡娅是个年轻媳妇，可以说长得富态态的。丈夫不在家，倒霉事还少吗？——就连要摆脱这个文书的纠缠，也苦于没有办法。可是，在忏悔的时候，她不得不承认，就连“魔鬼”也不让她安宁。偶尔，还有人凑到耳边嘀嘀咕咕地说，奥西普·萝藤斯基跑得远远的，从那么远的地方还没有谁回到萝藤镇过，说不定，男人的骨头早就被乌鸦丢到遥远的荒野里去了，而她还在这里虚度青春，落得既不是姑娘，又不是寡妇，也不是有夫之妇。确实，萝藤斯卡娅是个有理智的女人，诱惑她是不容易的，但在她心里却非常苦恼。这一点她一接到信就流露出来了：眼前的喜悦，往日的辛酸，年青人的种种邪念和那些不眠之夜翻滚的思绪，霎时间一齐涌上心头。总之，她昏倒了，这时，他的亲弟弟马特维·萝藤斯基（诨名叫粗辕杆），只得把她抱回家里去。

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在村子里传开了，说什么奥西普·萝藤斯基在美国发了大财，成了一个重要人物，连叫谁当总统都跟他商量……年轻人开始经常光顾小酒店，喝啤酒和蜂蜜，抽烟斗，一直坐到半夜。他们总是吹吹擂擂，吵吵嚷嚷争

辩不休。谁要是听到这些谈论，准会认为，没有一个年轻人愿留在萝藤镇过斋戒节……既然连想让谁当总统都问奥西普，那末，那些比奥西普还要能干的人，到了那里岂不更有作为！……因为那里有自由！

自由！这个词在犹太人施列玛的小酒馆里，总是被人们翻来复去地讲着，施列玛听了却坐在自己的柜台后面不动声色。说真的，这个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萝藤镇人并不是个个都真正懂得的。但是这个词说起来颇觉顺口，听起来使人似乎变得高大，并能引起你某种朦朦胧胧，然而却是愉快的回忆……对这个词的意思，那里的长辈们，似乎过去就很熟悉，而现在的后生们，也往往假装懂得……

好啦，人们谈得够多了！谈了一阵子，喧嚷了一阵子，也就完事了。可能，大伙把它给忘掉了，因为，他们就象犁沟里的犍牛一样都要干重活。也有可能一直谈到现在，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然而，终于发现了两个那种不把事情办好就不愿多说的人……他们思考过，躲在一边互相商量过，并且着手卖房子和土地，看来，卖掉的东西不算多，到这事全都办完了，他们就宣布说：我们也要和奥西波娃·萝藤斯卡娅一道去，免得她一个人在路上丢了。

这两人中，一个是她的亲人：她的弟弟马特维——粗辕杆，老海达马克——萝藤斯基——烤饼的亲曾孙。这个人大块头，宽肩膀，两只手象一对耙子，脑袋非常大，象个挺不错的啤酒锅，满头淡黄色的卷发，活象是从森林里跑出来的一头熊。据说他的容貌很象祖父，只是眼睛和心眼还象个孩子。他还没有娶媳妇。他的小屋不大好，而土地有多少呢，如果他这个大大个子横躺在上面，两只脚就会搁在别人的土地上。

他很少说话，也不常笑。他喜欢读那本祖父留下来的旧《圣经》，并经常羞愧而忧伤地暗自想些什么。在萝藤镇，人们从来不认为他聪明，小伙子们还经常捉弄他，这可能是因为

他尽管力气很不平常，但是不喜欢打架。

他有一个知心朋友叫伊万·萝藤斯基·德玛。这个人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个子不高，力气不大，但快活，健谈而又机灵。德玛瘦削，饶舌，活泼，他的头发象猪鬃般地竖起来，两只眼睛总是炯炯有神，不停地东张西望，他舌巧口快，能随机应变，留着哥萨克式向下垂的长胡子。谁也不把他当傻瓜，可他也从来不让谁占便宜。但是，经常有这样的

事，假如他的挖苦话触犯了谁，那末，他总是尽量靠近马特维一些，因为他手臂无力，打起架来什么人也对付不了。

在萝藤镇当人们听说这两人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感到心里不是滋味。

“马特维，你干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朋友们说，“你这个人脑子不灵，德玛呢，身子不硬，在美国那个地方，连鸭子也能把你们踩死的。”

然而马特维却回答说：

“那就听天由命吧。姐姐要走，德玛也要走，我也决不下。”

这样，三个人便一道登上了遥远的路程……他们怎样越过国境，怎样穿过德国的土地，这里就无需赘述了；这些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况且，在普鲁士他们还碰上不少自己人，一路上给了他们许多指点。要说的是他们来到了汉堡，背上行李，不假思索地就向河边的码头走去，想打听打听该在什么时候乘船继续赶路。

汉堡这个德国城市，位于一条大河边，离海不远，海船从这里可以通往世界各地。我们这三位萝藤镇人到了河边一个地方，只见这里聚集着许许多多的人，而且还有人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拥来，一个个象滚动在马路上的圆木，慌慌张张，你推我挤。两只小火轮不停地把岸上的人们从码头运送到一艘大船上去，因为在海洋里航行的海船，都停泊在离岸较远的深水域。萝藤斯基望见一艘海船在冒着烟，在它旁边不时地停靠着的一两只小火轮。小火轮把人、箱子、包袱和手提包送到海船上去，立即又返回码头，再满载运过去。

伊万·德玛仔细观察了一下，首先就猜到了，说道：

“你们听我说，这艘船一定是去美国的，你们看它多大。我们到得正是时候，马特维，快挤到前面去。”

他们让女人拿着票走在前头，推着她在人群中挤了过去。他们走到码头边上的时候，显然上船的已经是最后一批人了。我的天哪，在这个码头上究竟是个什么情景呀！又有哭的，又有叫的，还有笑的，拥抱的，谩骂的，还有在挥手帕的。几乎没有谁脸上不带着激动的情绪，几乎没有谁眼里不闪着离别的泪花……周围响着一片外国话的声音，陌生的语言直灌进耳朵，象波浪在脚下溅起的水花那样，粗野而难懂。我们这三位萝藤镇人开始感到头晕、心跳，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他们怎么也不愿落在别人后面，怎么也不愿留在这个他们出生并生活了半辈子的欧洲旧大陆上。

马特维·萝藤斯基毫不费力地就给大家打开了一条路，过了两分钟，萝藤斯卡娅已经手里拿着票，带着自己的箱子，站在跳板跟前了。小火轮已经凄厉地尖声叫了两次，把黑烟从烟囱里喷到大气里去，——看样子这只小船马上就要